



“鸡肋”工程 (报告文学)

黄卫平

“鸡肋”

词出自三国时的曹操，道出其中奥妙的是行军主簿杨修，并因此掉了脑袋。赵忠德走马上任就想到了这个典故，同时也参透了个中三昧，他所要领导的铜川矿务局基本建设工程处正面临着三项鸡肋工程：

1、史家河煤矿老矿挖潜工程，1975年动工；

2、金华山煤矿改扩建工程，1977年动工；

3、东坡煤矿改扩建工程，1984年动工。

三个工程全部竣工可给铜川矿务局带来活力，年增加原煤产量120万吨，相当于新建一座大型现代化矿井。担任过生产矿长之职的赵忠德当然明白这个道理，可到他担任处长后的公元1986年，三个工程仍未完工，其中两个工程工期已长过八年抗战。以金华山煤矿改扩建工程为例，先后有两个矿一个处的三个开拓队干了九年，啃掉的是肉，剩下的是骨头。一承包，工程难度就把工程量给兜了。干活不挣钱，岂非“食之无肉”？“弃之有味”，岂止是有味？赵忠德算了一笔帐：工程处揽一年活，产值就是七百余万，国家投入重点工程资金却达成千成万万元，一百二十万吨原煤又是五千万！



赵忠德(左)在建筑工地 李玉汉摄

李玉汉摄

赵忠德面临的还不止这些，令他棘手的事还有：合柱子建井队调走了，临行搅得人心惶惶，一批工人进西安集体上访，一栋新家属楼封了一年半，分房比盖房时间还长，干得好的和干的一样不多拿奖金，人们编了个歇后语“工程处发奖金——少见！”……他还没在办公楼处长室入主，上访“名旦”也到了，三、四十岁的中年妇女天不怕地不怕，专找处长要“麻达”。绝！

处事贵熟思，果决识领先，四十八岁的赵忠德深知其道。借来的一部《梅花谱》扔在一边，深谙车马炮术，暇时挥毫不能充个大家也可算个小康家的赵忠德把一切爱好统统束之高阁，在铜川以东乔子梁——红土镇——东坡三点一线打开了游击战。他需要工地资料更需要工人金子般的赤诚，他需要热情需要魄力更需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时代精神。他理解他的工人了，他更理解现实了。是的，现在都很困难，不困难还改什么革？不都盯着那一栋房么？他宣布，分房我不要，新房给工人给无房户给知识分子！（他不缺房？两男一女三个小青年，一家五口住在爱人单位三十来平方米的小屋里）“盖房的单位无房住，那是耻辱，那是讽刺，那是历史，工程处要掀开新的一页！”

漂亮，这是就职演说！当然仅仅这些还不够。赵忠德作出了他的战略决策：保重点，啃鸡肋！砖瓦厂亏损严重，停办！工人转产，各工区承包重点工程项目，分灶断奶，工长负责制，石碾压磨盘，实打实！劳动组织嘛，孙武赛马的艺术不是个借鉴？《孙子兵法》眼下吃得开得很，日本、美国当代先进企业家都在研究运用它管理企业呢！

分房的红榜一贴，工人的心怦怦的。“老赵是要给咱多挣几个票子呢！”工人们说。工人把拼命干叫“玩命”。老赵是玩上了，只有自己拼命玩，才能叫工人跟着玩，在建筑工地，在井下现场，在高高的脚手架上，经常能见到他的身影，听到他宏亮虽然带点沙哑却永远是精神充沛的嗓音。

渭北煤城的三月，还带着丝丝寒气，重点工程之一的金华山矿皮带总安装开始了，赵忠德黑盔黑甲，头顶矿灯，在巷道里指挥战役。这是国内八十年代最先进的现代化技术，皮带总长1130米，从地面一直敷设到井下，井下采出的煤再也不用罐笼提升而是直接输出地面，西北地区头一家。赵忠德算算工期，半年必须完成，要不影响

父亲的杂货店开张以后，我无时不在担忧和操心，近万元的贷款，一旦赔进去怎么办？去年国庆节期间，我特意去了父亲的杂货店，却意外地发现父亲的生意非常红火。

10月3日上午，父亲进货去了县城，我替父亲照看杂货店。进来一位老头，我认识那是舅家的一位邻居。老头说次日要给小儿子办婚事，买二十斤粉条，我依数付了。谁知到了晚上，父亲回来不安地问我：“你用的哪一杆秤？”原来我用的秤是一把坏了还没来得及修的秤。我说东西已经卖出，算了。谁知父亲大怒，他厉声叱道：“做买卖还取这样！”说完，转身去复秤，他告诉我：“差4两。”末了，他包了4两粉条就朝外走。无耐，我锁好店门，随着父亲身后投入漆黑的夜色。

一路上我和父亲默默地走着，谁也不说话。途中，我忽然想起父亲店内贴着一个大红“诚”字，顿时如梦初醒。

面摊儿前

曹志前 (散文)

云遮月。

大街上，小食摊排成一串。油辣子味、醋香味、卤肉味儿，以及从人身上不时飘来的一点点香水味儿，混杂着一齐向人袭来。小食摊上有个卖扯面的，好手艺！随吃随扯。一块精白面团，在他手里三扯两扯便成了如丝的面条，啪地扔进滚沸的大锅里，即刻捞上来，浇一勺漂着油花的肉沫，香味儿四溢。扯面的这位不时把面团在空中抛个花儿，落下来接住，在案板上啪地甩得脆响，口里大声吆喝着：“下一位，几碗？”

一阵明快的旋律吸引了我，原来卖面的身后放着一台录音机，正尽情地倾泻出秦腔。摊前，竟密密地坐满了吃主和听众。刚下过雨，地面有点湿，亮晶晶地映着街灯，融和的气氛像个露天剧场。几个姑娘边听戏，边啃着用花手帕包住的熟腾腾的烤红薯。小伙儿们坐在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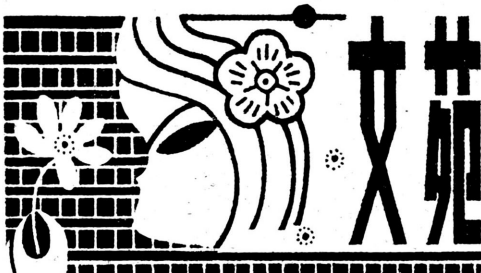
近的泡馍摊前，双膝夹着一只大老碗，两眼在姑娘身上打转，脚随着戏曲的拍子打着点儿，手里极有耐性地掰着馍。

“什么戏？”我问老人。

“八件衣”。老人不屑地看了我一眼，为我的孤陋寡闻感到不满。一盘带子放完了，卖面的主儿，扔下手里的手巾，用征询的目光看了吃主和听众们一眼，老者率先吮了一口：“下河东！”于是那高昂的唱腔在夜空中振荡起来。

《下河东》又招来了不少人，骑车路过的一位闻声下“马”，依在后货架上，点上一枝烟美美地欣赏起来。几个农民装束的壮汉，端着熟腾腾的扯面，嘴里念叨着：“陈仁义，陈仁义！”忙不迭地汤都要洒出来，一屁股坐在地上，边吸溜边喝地喝热汤，边睁大眼睛，把全身心地都沉浸到那撩人的戏曲里……

我被这精明的主儿感动了，他用喷香的馍填饱了人们的肚子，用火一样的秦腔招来了顾客，在这文化醇厚、热土上，一碗热面，一曲“乡音”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本版编辑

叶广芬

无价宝

(讽刺诗) 林积令画

金丰喜诗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小本一撇拉——“罚”！

工商所、防疫站、居委会，姑娘、老头和警察……人人都喊：“罚罚罚！”

店门口停车罚六角五，农民牵牛入城十块八，摔块手纸罚客气，先交二元后打杂……

谁说不知者不为错？态度不好加倍罚！什么身上钱不够？扣下手表作抵押。

这该罚，那该罚，一个更比一个牌子大，罚如金，宝无价，时时刻刻处处施“魔法”。

劝君快请巧裁缝，做个“屁股”腰上挂，小心屁股没夹住，污染空气也挨罚！



父亲办杂货店 (散文)

董安宏

“我要办一个杂货店。”

两年前的一个傍晚，父亲来到我的屋，一坐下便开门见山地说起了这件事。他神情严肃、郑重、充满信心。

提起办店，解放前父亲和几位朋友曾办过一个店，也是杂货店，听说生意还算不错，只是赚的钱尽交了“壮丁费”了。那个时代的人怎么样，我不得知道，只是眼下，我怀疑父亲这样的老实人能不能办

成店。父亲是一位老党员，他一生为人正直、忠厚，退休后一直赋闲在家。谁想这个老实人竟也驾不住改革的几阵风儿吹，要办什么店了呢。

我没有立即回答父亲，感到心里挺乱。

父亲一直静静地坐着，一口接一口吸着旱烟。他好象一切都已考虑成熟，唯等我一说：“行！”然而，我沉默了很久之后，对父亲说：“让我今夜认真想想。”

第二天，我并没有向父亲表明我的态度，父亲也没有追问。在送我的路上以至我登上汽车，父亲也没有提起这件事。

半个月之后，我收到父亲的来信。信上说：杂货店已开张。



华山日月岩(国画) 郭金洲

须集中力量打开灭战……

赵忠德素以处事决断果敢著称于矿区，而到了金华山矿改扩建工程国家验收移交投产大会上，他却象一个局外人，坐在与会者人丛里，不着一语。一切都很自然，改革需要乔光朴，李向南那样叱咤风云的人物，也需要更多的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他回顾着自己实行处长负责制一年以来的功败，他甚至想立军令状，他又想到“人置死地而后生”的那句军事名言！

(题图)

晓帆

